



## 万类霜天

孔伟建

“秋”这个字,最早源自一只蟋蟀的象形,甚至连读音,也与虫鸣相近。古人用感知定义时间,听到蟋蟀叫声,便觉秋天来了。

霜降,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霜降已过好几天,可天气依然不见寒意,没见一点霜白迹象,但世间万物毕竟不同了。

万物,都处在四季中,都在听从节气召唤。各种各样的树,无数的叶子,对季节的感知是最敏锐的。色彩的变化,在这个季节最为登峰造极。

硕大肥厚的梧桐树叶,好像最不经秋,古人说一叶知秋,据说就是说的这种叶子。

中秋过后,天气逐渐转凉,一朝一夕之间,梧桐叶子就开始一片片地飘落。

行道树法桐应该也是梧桐的一种,叶片很大,秋天一到,叶子就开始慢慢变黄,秋天照射下,透明的黄金一般的黄。然后,就开始变枯,枯叶掉落在地的声音。如果用心,可以听见。

难忘那年深秋,去南京拜谒中山先生,中山陵前那些粗壮高大的法桐正是最美的时节,置身其中仿佛走在幽深的时空隧道,其味道与气质跟这座六朝古都的深邃历史正契合。

最喜老城那条两边全是高大法桐的道路,一座城要是没有一些老树该是多么缺少味道。大树,是很多鸟儿在世间的家,也是市民身边的四季、眼里的风景、心底的记忆。

## 二

草木本无意,荣枯自有时。深秋,恰是删繁就简时。每年深秋,护城河边的芦苇和蒲草都会被工人割下,捞出,年复一年。又是一度荣枯,它们像是岁月的见证者,瑟瑟颤抖,沙沙作响,每一声都透着对时光流转的感慨。

只有割掉老的,才能长出新的,一茬接着一茬,生生不息。

不见了生长了大半年的芦苇和蒲草,河面愈发阔达。

我知道,蒲草这东西韧性性好,作蒲墩和草苫子用是非常好的选择。小时候,村北有清河,水草丰茂,每年深秋,村人总会去割蒲草,主要就是作蒲墩和草苫子,可供几年之用。

蒲墩顺手往地上一扔,即可当坐垫。草苫子铺在木床上,跟身子仅隔一层被或一层布,那种朴素,让人怀想。

## 三

霜染层林。5月份时,我来新办公室上班时,办公楼后的大片树林枝叶葳蕤,一片葱茏,正值盛期。

霜降前后,树叶五彩斑斓,图画一般。或黄或红,灿若朝霞。时光的脚步走到哪里,就把印记带到哪里。

鸟鸣也不似春夏时节那么嘹亮和绵密了。天气渐寒,很多鸟儿该走了,去往遥远的南方我们不知道的地方。

春夏,有一种热闹的凡俗。深秋,自有一种苍凉的远意。

似乎只剩下麻雀和喜鹊,它们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,一年四季,吱吱喳喳,叫声总是单调。透过窗户,我有时还会看见几只戴胜鸟,尖尖长长的喙,美丽的羽毛,特别是头上那些凤冠状的羽毛,真漂亮啊!它们在那林下边走边不断点头,头向前伸着,一副不太怕人的样子。

## 四

霜白柿红。深秋时节,我总是贪恋那口软糯清甜的柿子。柿子树挂果真多啊,每根枝条上都结着沉甸甸的柿子,像涂了富有质感的蜜蜡一般光滑,常常有鸟儿啄食。

小区门口成了市场,早晚都有不少来自附近村里的菜农和摊贩,深秋时节,总少不了柿子,这里一摊,那里一摊,圆的、长的、大的、小的、硬的、软的,牛心柿、磨盘柿……

那天一早,遇见一个老太卖一种很小的软柿子,整整齐齐地摆了一片。见了,我热情地邀我品尝,我吃了一个,果然好吃,买了些,接连吃了好几天。

硬的那种脆柿子也很好吃,将果皮去掉,直接啃食,或切成一片片的,吃起来脆甜脆甜。

最好吃的还是将硬柿子放上几天,待软糯后再吃。将薄皮慢慢剥掉,直接吮吸,入口即化,沁人心脾。

## 五

“花有金凤为小丛,秋色已深方盛发。”

阳台上种了一丛马蜂菜花,深秋时节,五颜六色,花开灿烂,让人欣喜。这花又叫太阳花,日出而开,日落而合。春天,妻子跟同事要了点太阳花种子,随手撒在花盆里,不成想纤细的植株,竟出落成密密的一丛。

从入夏开始,这花就开始开,粉红,大红,杏黄,大紫,有单片花瓣,也有重瓣花朵,耐高温,耐干旱,泼辣得很。

秋深时节,马蜂菜花依旧开得热烈,既不花钱,又不费事。看那些纤薄柔弱地立在纤细枝叶之间的花朵,实在让人难以想到它能于深秋霜冷时依然娟娟开着。

我要收些种子,等来年春天播种,如此便可于自家窗前赏到生而不息的静谧生长的五彩花朵,也算是上个秋天的馈赠了。

故乡的秋天,是一幅深沉而丰富的画卷。行走在田间地头,一片安静纯朴的黄土,有着成熟生命的深沉与严肃,还有像火那样热切肆意的野菊。

野菊之美,莫过于一个“野”字。它与野草为伍,与日月星辰为伴,不张扬,不炫耀,它是花中真隐士。唐代王建曾以《野菊》为题,写过一首五言绝句:“晚艳出荒篱,冷香著秋水。忆向山中见,伴蛩石壁里。”寥寥二十字,将野菊的野性、野味、野趣描摹得淋漓尽致。

故乡的野菊不同于别处,其孤而不独、不媚不俗,以它独有的坚韧和毅力,傲然挺立于寒霜僻壤之中。那金黄色的花朵,恰如故乡的颜色,星星点点,与炊烟相缠绕,不得不说是抹亮丽的风景。它们三五成群,在地埂荒野间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顽强和执着。

“秋天的美,美在一分清澈。有人的眸子像秋,有人的风韵像秋。”是的,秋天因有野菊的存在而明澈,更有喜欢它的眸子和喜欢它的人。

秋风又起,屋后的几丛野菊翩然跃入眼帘。我们都在为生活而奔波,为了梦想而奋斗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,但只要我们像野菊花一样,保持昂扬的姿态和勇气,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,一定会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”

就让我们在这个无需铭记的秋天,一起走进野菊的海洋,如野菊花般,温柔又坚韧,“逍遥乎山川之阿,放旷乎人间之世。”



## 吃一口古代的饭菜

李 晓

常有人发问,如果穿越到古代,你最愿意回到哪个朝代?我说,当然是宋朝,因为我发觉宋朝美食丰盛,宋朝的文人“吃货”也很多。苏东坡的一生,是与诗词美食相约的一生。看看苏东坡在文字里传播下来的美食吧:东坡肉、东坡肘子、东坡鱼、东坡豆腐、东坡春鸠脍、东坡墨鲤、东坡酥……

南宋有一个美食家叫林洪,考中进士,善诗文书画。林洪爱吃,每到一地,首先打听哪儿有好吃的,顾不得旅途风尘,先去当地的馆子里尝尝鲜,吃了还要用文字记载,后成书《山家清供》专门写美味的烹饪。书里有一道美食叫菊花金饭,看看怎么做:菊花飘香的金秋时节,采摘下黄菊的花头,用甘草汤和盐少许焯熟,撒在半熟的米饭上同煮,一碗颜色鲜艳、香气袭人的菊花金饭就做成了。

手持一册《山家清供》,照着里面的文字描述可做菜。看看南宋时期的豆芽如何做,那时它叫鹅黄豆生(多美的名字):“以水浸黑豆,曝之及芽,以糠秕置盆中,铺沙植豆,用板压。及长,则复以桶,晓则晒之……越三日出之,洗,焯以油、盐、苦酒、香料可为茹,卷以麻饼尤佳。色浅黄,名鹅黄豆生。”尤其在炎炎夏日,吃一盘鹅黄豆生,清凉身心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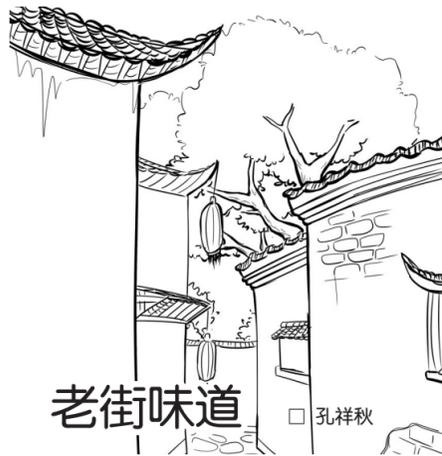
在陆游的诗词里,也可以看到诸多美食的影子:橙汁调和的猪排骨、花椒调味的白鹅、质地甘脆的笋

尖、用纯花丝做的莼羹、以山中素菜制作的甜羹……陆游写美食的诗词足足有上百首,其中有不少是对于饮食的独到见解,完全可以出一本专著了。

明末清初的文学家、史学家张岱也是一个“吃货”,看看他的自我简介:“……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……”从《老饕集序》中可以看到,张岱确实在饮食理论上功夫不浅,他对各地名产的了解、对煮蟹持蟹的痴狂、对乳酪制作过程的稔熟,都非一般段位的美食爱好者所能比拟。张岱对各地特产可谓如数家珍,他曾经说要是去山阴,就是现在的绍兴,那就一定要吃破塘笋、谢橘、独山菱、河蟹、三江屯蛸、白蛤、江鱼、鲟鱼……到明朝旅行,叫上美食大使张岱同行吧。

还有一位不折不扣的文人美食家,就是清代名士袁枚,他有一本经久不衰的《随园食单》,细腻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,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述了中国14世纪至18世纪流行的几百种南北菜肴饭点,全书分为须知单、戒单、海鲜单、江鲜单、特牲单、杂牲单、羽族单、水族有鳞单、水族无鳞单、杂素单、小菜单、点心单、饭粥单和菜酒单14个方面,是清代一部非常重要的中国饮食名著。

掩卷沉思,对古代的美食从此有了相思,这也是一种绵延的乡愁。



## 老街味道

孔祥秋

老家村子有三条街,南街和北街原来都是绕村的小路,被称为南边道上或者北边道上,若是说去街里一趟,那说的一定是中间这条街。

这街,的确是村里的根脉,沿街是有辈分的族人们的老宅。老街分岔开去,是一条一条胡同,胡同里的人,就渐次年轻,渐次小了辈分。当然,随着老人们的离世,后辈们在这老宅里重新顶家立户,这种根梢分明的排序,也就变得模糊了,但许多传承还在,一直在。

老街,一直是最热闹的。说起来也没啥,一个小小的村子,能有啥热闹呢?只是因为村子里人家,都是同一个姓氏,沿了那

这几年我经常与驴友们出去玩。那次我们去远方的一处山林,见到了很多野生野长的草木。越是人迹寥落的地方,草木的生长越茂盛。地上生长着车前草、马齿苋、蒲公英、艾草等野草。这些野草比庄稼地周围的野草更有张扬的气场。它们无拘无束、生机勃勃。还有一些野草叫不上名字来,有人举着手机利用“形色识花”小程序查它们叫什么。其实何必知道它们叫什么呢?它们统一的名字是野草。一个“野”字,尽显其无限乐趣。

山上有杨树、松树、柏树、柳树、梧桐树等等,这些野生的树,没有经过人工修整,长出比较怪异的形态,仿佛每一棵都有独一无二的个性。尤其是一些松柏,长在怪石嶙峋的峭壁之间,与冷峻突兀的岩石组成一幅奇异的画,看上去像某位印象派画家的灵感之作,充满了呼之欲出的灵性光彩。

还有一棵大杨树,无比高大粗壮,可以算是林中的树王了。我想如果站在树顶上,可以俯视整座山林,潜意识里我觉得它的眼睛就长在树顶,因为它好像就是俯视苍生的神情:头顶蓝天白云,万物



## 野生之美

王 国 梁

## 闲话野菊

张 昶



李 晓

尖、用纯花丝做的莼羹、以山中素菜制作的甜羹……陆游写美食的诗词足足有上百首,其中有不少是对于饮食的独到见解,完全可以出一本专著了。

明末清初的文学家、史学家张岱也是一个“吃货”,看看他的自我简介:“……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……”从《老饕集序》中可以看到,张岱确实在饮食理论上功夫不浅,他对各地名产的了解、对煮蟹持蟹的痴狂、对乳酪制作过程的稔熟,都非一般段位的美食爱好者所能比拟。张岱对各地特产可谓如数家珍,他曾经说要是去山阴,就是现在的绍兴,那就一定要吃破塘笋、谢橘、独山菱、河蟹、三江屯蛸、白蛤、江鱼、鲟鱼……到明朝旅行,叫上美食大使张岱同行吧。

还有一位不折不扣的文人美食家,就是清代名士袁枚,他有一本经久不衰的《随园食单》,细腻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,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述了中国14世纪至18世纪流行的几百种南北菜肴饭点,全书分为须知单、戒单、海鲜单、江鲜单、特牲单、杂牲单、羽族单、水族有鳞单、水族无鳞单、杂素单、小菜单、点心单、饭粥单和菜酒单14个方面,是清代一部非常重要的中国饮食名著。

掩卷沉思,对古代的美食从此有了相思,这也是一种绵延的乡愁。

家谱,七拐八拐就成了一家人,谁和谁见了面,都会大声招呼,于是就有了热汤热水的热闹。

一声三爷爷,一声二奶奶;一声吃了么?一声喝了么?高一声,低一声,都碰头打脸的亲,都是柴米油盐的暖。

村里唯一的小卖铺,是三间的铺面,但只有正冲街面的一间,才摆放了些零零杂杂的东西。时不时地,奶奶会让我到小卖铺里买点好吃的,就是糖块、糖球,更好一点的,就是麻花。

小卖铺的旁边,是药铺。开药铺那人的儿子,和我是玩伴,他常常偷些甘草和陈皮出来,分给我来吃,让我至今迷恋甘草和陈皮那质感的甜和香。

小卖铺和药铺,处在村子中心,每当农活收拾妥当的秋后,这里更热闹了。夜里,汽灯高高地挂起来,那说书唱戏的一拍桌子开了嗓:“听书的您都往东南看,打那边啦啦啦啦跑开一匹马能行……”知道这戏词是当不得真的,但我还是不自觉地往东南扭过头去。

走街串巷要把戏的也来了,唧唧唧几声锣鼓响,老老少少的人们,立时哗啦啦围起了个圈子……

尤记得,有一次二哥骑着自行车,带我去赶集吃包子。村里的老街是没有包子的,但从此关于老街的记忆,也有了包子香香的味道。

我的老街,没有那千年的古风,但奶奶的竹杖轻轻在那里敲打;爹娘一个拉车一个推车,那风风火火的车轱辘,碾过又碾过;哥哥抡着他的军绿书包,逗弄三奶奶家的黄狗,一次又一次;姐姐背着我,摇摇晃晃在那里踱步,那时,我很小,姐姐其实也很小。

那里的老街,说起来都是独一无二的,让你和知心的人眉飞色舞地说着说着,忽然间就不苟言笑了。老街真的老了,那老了的,还有村里哪些谁?

皆在脚下。这棵树之所以长得如此粗壮,在于它野生的环境。漫漫岁月里,林子里的草木不断更新换代,而它靠着顽强的生命力坚持了一年又一年。它用自己的性子,沿着自然的指引,无所顾忌地释放着强大的生命张力

我们感受到这座野生山林带来的惊喜。有人惊呼:太美了,太震撼了!有人不停拍照,“咔嚓”地定格一个个精彩瞬间。还有人什么都不做,就在山林里席地而坐,任由草木浸润自己的眼睛,任由山风荡涤自己的身心。

我们都被这野生之美惊到了。野生之美是什么?是自由的抒发,是灵性的绽放,是纵情的歌唱,是率性的表达。南朝谢灵运在《泛南湖至石帆》中说:“萧疏野趣生,逶迤白云起。”蓦然间发现天地之间自然而生的美好,只想尽情释放自己,让自己也成为一株野生野长的草,或者成为一棵野生野长的树。

恰到好处的野生之美是人生最灵动的点缀。

## 朗读者

在静默的夜里,一束光  
照亮了书页,也点亮心房  
那是朗读者,声音如泉水般清澈  
在文字的海洋中荡漾

他翻动着书页,如抚琴  
每一个字,都饱含深情  
低沉与高亢的音调  
在他的唇齿间化作旋律

朗读者的声音,是夜的风  
吹过静谧的林,唤醒沉睡的叶子  
晨曦的露水,滴在花瓣上  
闪烁着光,映照世间的美好

他读着爱,那缠绵与热烈  
如夏日狂风暴雨,又如冬日暖阳

他读着历史,那沧桑与辉煌  
如古道的驼铃,悠悠传向远方  
他读着未来,那希望与憧憬  
如星空下的灯塔,指引前行的方向

朗读者,用声音作画  
在听众的心中,绘出斑斓的梦境  
朗读者,用声音为桥  
连接着过去和未来

当朗读者的声音响起  
世界便安静下来  
朗读者,有力量的朗读声  
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(张宏宇)

## 元谋土林

这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宫殿  
风雨阳光都是雕刻家  
时间是那只看不见的妙手  
或大刀阔斧  
或精雕细琢  
小的如芽如笋  
高大的似帽子 宝塔  
像古城堡  
像巨剑指天  
一座座平凡的土山  
有了生命  
站立的静默的生命  
这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奇观  
初看似曾相识  
细看绝不雷同  
读不懂  
也读不够  
这是画  
也是诗和哲思  
又是一部裸露的历史  
这是大自然的大手笔  
这是雕塑的绝唱

(欧正中)

## 栾树

这是秋日最绚丽的风景  
我总是这样想

它在晨曦中  
它在暮霭里  
秋意涌起的意境  
被它完全消弭  
那些日渐衰残的  
把生机注入它的体内

它收云霞雾岚  
也收朝露夕尘  
雨来时弹起琴音  
霜来时披上白衣  
远望如锦  
为秋献上昂扬的曲调  
雁群飞过  
清映中带几许暖意

有谁知道  
你是把自己生生分裂  
一半冷峻一半热烈  
西风渐起  
融合成  
炫目辉煌  
给悲秋画了句号

(苏 雨)

## 记忆里的温馨和忧伤(组章)

## 屏 风

在乡村,我唤它作影壁。  
走进大门,首先是它映入我的眼帘。  
它是由旧砖块或者土坯搭而成,正中间还贴着春节时红色的福字呢。  
你看,影壁背面的葡萄藤蔓已经在它的上面交织着爬满了。

其实,我更愿把它看成是一面古老而世俗的神灵之墙。多少年了,它一直抵挡着世俗的风吹雨打,守护着儿孙平安多福。

既然它在这小院的风雨中屹立了多年,那就继续让安宁与幸福在这影壁上源源不断地散发、弥漫……

## 石 榴 树

院子老了,石榴树也老了。  
院子几经修葺,那棵石榴树的枝干也陆陆续续的断裂了。

今年春上,在石榴树的根部终于又发出了新芽。我不知道这是它的第二春,还是人生暮年的回光返照?

无论是哪一种结果,我都必须正确看待。但,人生的悲喜难免,毕竟在我前半生的时光里,它给了我太多的欢乐、温馨……

## 老 屋

尽管拥有同一个姓氏,但却有不同的名字。比如哪间是我的哪间是哥哥的,哪间是爷爷奶奶的那间是父母的。

走进每一间正房,偶然发现那都是我梦开始的地方。而在两旁的偏房中,那角落里或盘根错节的蛛网上,到处都散落着一些有意思的往事,一旦你拂去那些岁月的尘埃,它就会微笑着走出来温暖你。(孙光利)